

光緒二十九年歲在癸卯孟冬梓

羅芝園應驗惡核良方

南海勞守慎朗心纂定

男應根
應光全校

序

大地搏搏。寒暑風雨之所從出也。維天穹穹。蒸民壽夭得喪窮通。死亡疾病之所呼籲也。一教之所祈一物之爲用。原始要終。其所求之效。不必得。或暫得而輒廢。而浸淫日久。恒遇其所不期者。無他。纓冠披髮。用違其宜。而視天下事數著可完者。皆審事甚膚者也。知之益審。則措施益難。由近因而及遠。因由正果而推旁果。害混於此者。必發於彼。利消於甲者。必長於乙。合通群而覈之。冥思渺索。誠積而天與人可通矣。新學天演界說。謂

編同舉確
音刑
盛也

群學與人學有比例者。其言淺。謂群學與生理學有比例者。其言深。羣之爲物。實與生物同體。大哉。宗叔朗心有濟衆錄之。刊所謂合羣學與生理學爲一爐者乎。天下有一言之發。一言之標。徵諸事而無驗。甚而違反者有之。顧徒以言者之主張。若其神明有所獨至。一夫唱說。百人皆聳。從之以往。若不自由。蓋什八九也。編內所載紀先生祈雨圖說。殆潛研乎漢儒京房易。其立言最爲嚴礪。而用法準理。亦最不苟。而難熒也。悲夫人之於天地也。以有涯之生。從無窮之物。則任其蜉蝣之智。而以爲不變焉。日月星辰居其所而不改者也。山嶽河海常如是而

久存者也。其以人性爲無變。而古今人羣爲不相通也。固宜。紀
氏通至變之人性。測至變之兩性。使兩性若變而受權於人性。
兩至變者兩相通。且反變爲至常焉。若夫以至常之藥。御至變
之病。如羅氏所採醫林改錯之方。以解毒活血之奇能。收瘡癰
回春之偉效。道桐君雷公所未道。創仲景元化所未創。口碑具
在。無俟贅陳矣。都此二篇。合爲一冊。言若布帛。取覽者之易知。
編等韋弦。在臨時之自擇。追古人所講聖言。似水火。歸於濟物。
斯文參位育。道在利人者歟。

光緒三十二年歲在丙午重陽後二日

南海縣

優廩生

宗愚姪孟材識



序

毘
顓
度

洪範五福。僅言壽富康甯攸好德。考終命。數端。而凶短折疾憂
貧惡弱。乃居其六。大易爻象。吉一而凶悔吝占其三。中庸曰。天
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大抵陰陽造化。非此不足以顯循環之
妙用。而亦未嘗不藉此以增拓人事。開闢愚蒙。雖然。當斯局者。
艱何如矣。共處形氣中。安得顓佛門。普度我衆生。又安得作毘
勒護持。沛婆羅法力。凡屬熱心善士。夫豈不願借大士楊枝。灑
遍大千。使世界上芸生。盡脫萬千塵網。惟是教苦必資大願之。

惺惺
惺惺

船。濟人胥仗衆德之海。矧旱災厲。一則赤地千里。一則延蔓
八荒。不能卽甦。涸轍之枯。可立轉作溝中之瘠。洵所謂顛連萬
狀。呼吸死生者。於此而欲阜生成之德。推保赤之誠。使無一物
不得。一夫不獲。則西江之水不可待。不死之藥。抑未可以猝求。
大羅天上。雖具有修羅大力。菩薩化身。奈甘露慈雲。薄塵凡而
不下。坐視林林總總。胥溺深淵。浮沉苦悔。將奈伊何。然而博濟
之能。堯舜猶病也。如傷之念。惟周文而僅見也。深仁潛布。惺澤
覃敷。非匹夫敢妄談也。憑五乘以導迷途。宏六度以濟凡軀。此
釋家冥渺不足憑之誕說。抑災異感應之虛言也。願先王

航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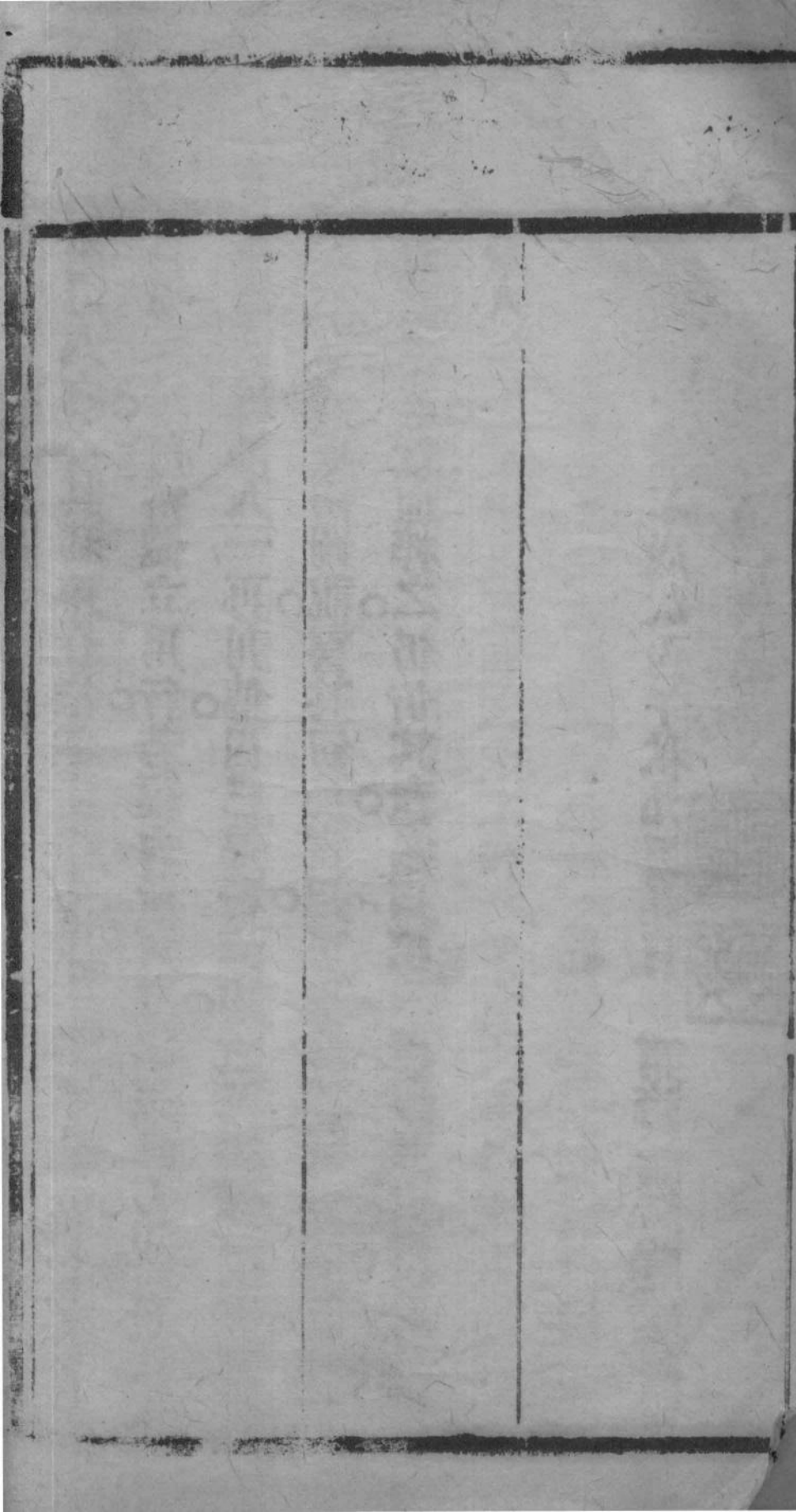
不忍人之心。其利用在推。儒者以愛衆之德。不勝人以學。夢
實事求是。自然體立用行。若編內所刊之惡核良方。現世在十
年以前。經部人一再刊傳。固已通行海內。近又得讀。紀慎軒
先生易學求兩圖說。喜其切於實用。可與核方同作入。問慈航
寶筏。以合而梓之。仍仿其意。名曰濟衆錄。是是非非。以飲存
心人。

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午秋九月九日

補錄一夢守齋序於

羊城之怡怡書塾





食不厭精 不置喙

四 居要通風
句 卧勿黏地
要 食戒熱滯
訣 藥取急瀉

此書板寄存廣東廣州府城西關太平門外十六甫宏經閣書坊任人到印不取板租或函知香港上環大笪地口街禮和祥酒房或函知省城花地西約海傍勞禮記酒房均可商議借板印書也

南海勞德安堂誌

序

死生莫不有命。原無遺憾。然命究不可知。斯人事不可不盡。肇
城數年來。患鼠疫。遭劫頗慘。輕者幸藥而愈。稍重者十每難痊。
一二人心皇皇。羣醫束手。當時雖有高州派來鼠疫策編一書。
唯苦於書少。地廣不能週知。卽知之未遽深信。信之而先後緩
急。又未能如法善用。是以獲效者寥寥。我邑孝廉黎詠陔先
生。憫此浩劫。曾將策編悉心研究。馬信無疑。凡親好患是症者。
踵門求商。悉本原方。如法調治。應手而效。閱歷既多。便有把握。
因見原書繁重。忽迫之際。苦難卒讀。乃撮其症要。並施治諸法。

分列層次兼附醫案使人易曉勿從其用心良苦矣。曾將是編授余參校。余愧不知醫。然道理人人可明。且經驗既多。尤爲可據。力勸付梓。俾爲鼠疫津梁。編中計有萬言。非數十金不辦。擬任附城景福園內。餘欸提銀五拾圓以爲刻費。乃商之園紳王君仲銘。胡君賓琴。暨各同。六慨然許諾。誠善舉也。余憶高州初患鼠疫。幾將十年。後得此方。不久寢息。天地好生。其有轉機乎。是爲序。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孟夏高要黃興鶚序。

鼠疫方經疑

鼠疫爲近年怪症。高州石城羅君芝園。光緒十七年。始從醫林。改錯得解毒活血湯一方。移治此症。救活多人。著爲鼠疫彙編。遠近傳送。廿五年。書傳至肇。叔經五刊矣。用者疑信參半。稍知醫者。不以爲然。深於醫者。尤不以爲然。予初用以治次女。服兩劑不效。另延醫。用芩連知柏苦寒藥。亦不效。復用二劑。誤於遲。誤於輕。遂至不救。繼至產後甫出月。與長男同時病。予懲前誤。急進此方。各十數劑。合計桃仁石膏每用至二斤。犀羚花用至二兩。生地元參麥冬三四斤。粥飯戒半月之久。愈後殊不見虛。

弱廿六年除夕前。小媳病。每日五劑未愈。兩日後始見核。元旦
急用三劑。合煎。重加石膏犀羚花。應手而愈。豈非怪症乎。雖然。
症非怪也。常人狃於聞見。用藥不中病。有良方而不肯用。羣相
驚怪耳。予年來用此方治輕症四五劑而愈。稍重症十數劑愈。
重症二三十劑乃愈。均只用單劑。或輕加承氣白虎湯。迨廿七
年用此方。非雙劑三劑合煎。非日夜迫服。亦雖見效。間有失之
遲。誤於藥。瀕於危。無可挽救者。十中一二。予是以益信原書之
不謬也。惟見近人初起。誤於醫者十之七。誤於時者十之三。誤
於輕劑者十之五。誤於半塗改轍者十之九。若不誤時不誤藥。

輕症早服者十全重症而能放膽連服獲愈者十僅一二而已。噫有病之家舉室皇皇聽命於醫者乃病爲感實謬作傷寒涼熱雜投溫補妄進否則輕劑淺試養病成深無誤人之心而有誤人之識曾見有用仙方活命羌獨芎夏輕症變爲重者用麻黃桂枝生芪乳香稍重變爲危者用附桂參朮吳萸干薑立刻斃命者見之惻然聞之悚然一誤再誤至於屢誤而牢不肯信猶復執兩手之脈以較量強弱虛實豈非天哉醫道深微不容鹵莽予更學問粗淺豈敢謂人皆誤而已獨不誤惟知誤急改經驗者多不忍人之相率坐誤耳曩見原書詞語繁重臨事

忽遽無暇詳閱。曾於己亥年擲要刊述。以便省覽。然苟未能將此症了然於心。則往復遲疑。仍不敢始終篤信。因與梁君蔭棠、梁君眉川、關君仰之、黃君頌韶、梁君俊生、鍾君植生、余君翥崖謀輯是刻。以拯災危於萬一。或者天牖其衷。俾細讀原書。庶幾救此一方民乎。明知刼運所關。但人盡人道。有一分祇救一分而已。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是所望於仁人君子。光緒辛丑高要黎佩蘭詠陔謹識。